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雙燈記
第三回 孫繼成得中招贅　龍素真賣女葬親

應時大比赴順天，身離庭幃近朝班。　　只圖揚名將親顯，誰料婺星沉九泉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話表孫繼成否去泰來，時運已至，福至心靈。等至三年，多虧店主人劉小全幫助，入場奪魁。三場已畢，得中皇榜進士；殿試已罷，皇王欽點頭名狀元。京報原郡報喜不表。

且言狀元孫繼成率領三百六十同年赴完鹿鳴宴，金殿謝恩，龍心大悅。只見左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臣有本奏。」正德皇爺閃龍目望下觀看，原來是文華殿大學士、當朝宰相高榮，表字天貴，跪在丹墀。皇王問曰：「高愛卿有何本奏？」高天貴口呼：「吾主，臣有一女，年方二九，尚未許字。臣意欲許配新科狀元為妻，願吾皇作主。」孫繼成聞奏，激伶伶打一寒戰，跪爬半步奏道：「臣家有妻室龍氏。古云：『糟糠之妻不下堂』，臣不敢從命。」正德皇爺諭曰：「二卿毋庸互奏，朕已主婚，賜你兩幅冠誥，鳳冠霞帔，高、龍二女皆封誥命夫人，休分大小，宜姊妹相稱。」孫繼成遵旨，謝恩出朝，就在相府招贅已畢，命人將店主人劉小全請至相府，以筵宴相待，酬以白金。劉小全告退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一月有餘。這日夜間孫繼成偶得一夢兆，夢見口中牙落，向外流血。猛然驚醒，耳熱眼跳，即刻起來，坐臥不安。聽了聽樵樓鼓打三更，心中納悶，忽然想起家鄉老母並兄弟妻孥，在家不知怎樣度日？想到其間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及至天明，玉瓶小姐已醒，見夫主在那旁悶坐，滿面淚痕。玉瓶小姐心中早明白了八九成，慌忙起來，將衣服穿上，下了牙牀，口尊：「夫主，自深夜起來，哭啼不止。想必是思鄉念親。這有何難？妾之箱籠中現有積蓄紋銀一百兩，相公速寫家書，差一能幹的家人，連夜赴無錫遞信，替妾請安問好，你看何如？」孫繼成聞言滿心歡喜，口贊：「小姐的賢德異常，所言甚實有理。卑人前去書房內寫信。」言罷，下了繡樓，來至書房之內，研濃了墨，提筆寫道：

不孝男繼成頓首：百拜母親大人膝下萬福金安。叩稟者，男求名之心勝，辭母離鄉，久違教誨，不能膝下承歡，男之罪已獲。只望金闕奪標，不料運蹇時乖，病染沉痾，二豎施虐。及至病瘳，場期已過，行囊典質已空。男無顏旋籍，流落京師，賣字餬口。因守三年，又至大比。否去泰來，會試已中進士；殿試蒙恩，皇王欽點狀元及第。聖上主婚，贅於高相府。今遣高府家人代男至家請安，捎去紋銀百兩，以慰母心。男不日回家祭祖，即請萬福金安。上稟。

孫繼成將書寫畢，丫鬟紅梅把百兩紋銀送至書房，放在書案，回繡樓去了。孫繼成遂把家書、銀兩封在一處，來至前庭，一聲叫道：「高來哪裡？」高來聞聽姑爺呼喚，不敢怠慢，來至前庭門內，垂手侍立，口稱：「姑老爺呼喚小人哪邊使用？」繼成說：「這是家書一封，紋銀百兩。命你下到無錫縣東關外路北我那家中。見了你太老夫人，交代明白，求一封家書。速去速回，不可遲延。」高來說：「小人記下了。」遂將家書接過，回到自己居處。收拾行囊，叩備鞍馬，牽出府門，搬鞍上馬，頓轡加鞭，竟奔陽關大路。撒馬晝夜而行，不在話下。

且言龍氏母女清晨早起，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你看俺奶奶又活了。」龍氏斷喝一聲：「小冤家，竟是胡言亂語，世上那有人死能再生之理？」愛姐說：「若言人死不能活，你看俺奶奶的嘴怎麼還動彈咧？」龍氏聞言，回頭一看，驚慌失色，說道：「兒呀，你奶奶不是久病之人，又未曾斷飲食。現今天氣暑熱，是屍首將壞，那嘴裡已有了血沫子了。是咱們無錢買棺材，屍首必壞，如何是好？」忍不住的又哭起來了。愛姐說：「娘先休哭，有話相商。」龍氏止悲問道：「有何事相商？」愛姐說：「娘呀，家中無錢買棺材，找幾件東西賣了錢，給俺奶奶買一口棺木就結了麼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咱家中那有值錢的物件賣錢買棺？小孩子家說話怎那麼輕巧。」愛姐說：「物件可有，只怕俺娘捨不的賣。」龍氏說：「有甚麼物件我捨不的賣呢？」愛姐說：「娘呀，既然舍的，就把身上的肉狠狠的割下一塊去賣，賣的銀子儘夠給俺奶奶買棺材，只恐還使不清咧。」龍氏聞言說：「兒呀，你說來說去，莫非叫為娘賣你不成？」上前將愛姐抱在懷中，不由的撲簌簌滾下淚痕，說道：「苦命的姣兒，就知你說出這一句話來，叫為娘的怎麼好受。咱娘兒倆人寧死在一塊。為娘豈肯捨你分離？」愛姐說：「為兒說了一句賣身上的肉，這就又哭起來了。你賣我也罷，不賣我也罷，難道竟哭一會子就當了俺奶奶的棺材不成。父母之喪當其大事，人家若臨上喪事，如無錢辦理喪事，有莊賣莊，有地賣地，就是賣兒賣女也是應當的。閨女原是人家人，毋庸遠比，就是母親當日未出閣時，俺姥爺姥娘看你亦是如同明珠。自從娘親來到俺家，看望俺姥爺姥娘去了幾趟？世上生兒是防備養老送終，生女終何而用？吾娘若憐愛女孩，顧一己之私，不賣孩兒，俺奶奶的屍身必壞，看你如何措置？」龍氏聞聽愛姐所說之話，不由的心如刀攪，說道：「小冤家，你既情願叫為娘的賣你，若到人家挨打受氣，休怨為娘的心狠。」愛姐說：「那是自然。俺爹爹在家時，常說舍一命輕如蒿草，留名姓重如泰山。為兒的至死亦不怨俺娘心狠，葬俺奶奶事大，舍孩兒事小。」龍氏哭著說道：「我的賢孝兒呀，即是如此，你去將錢婆喚來，叫他把你領了去賣。」愛姐答應：「孩兒遵命。」遂即離了草堂，走出大門，含淚去找錢婆。看至此，這七歲女孩有這樣賢德。有詩為證：

自古身名難兩全，欲立名節身須捐。

誰料七歲孩童女，倍勝前代幾輩賢。

愛姐來至錢婆門外，走進院中問道：「老錢在家沒有？」錢婆在屋內回答：「在家了。」愛姐說：「俺娘叫我來請你咧。」錢婆笑說：「愛姑娘實會說話，你就說你娘喚我就罷了，又搭上一個請字，分外好聽。」言罷把門鎖上，愛姐在前，錢婆在後，來至孫宅。見了龍氏，口尊：「大嬸子，你令愛姐喚我，有何事故？」龍氏說：「你有所不知。只因我的婆母屍身將壞，無錢鈔置買棺木。我是萬般出於無奈，欲將愛姐煩你領到長街賣上幾兩紋銀，好與婆母買口棺材，盛殮屍身。」錢婆說：「大嬸子，你說這話我可是不信的。這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，你就舍的了？」龍氏含淚說道：「事到其間，說不上舍的捨不了。吾的姣生慣養的女兒，若有人將你買去，非比在家，有些錯處有擔待容讓。若到了人家，須要早起晚眠，慇懃侍奉。諸事多言多語，搶吃搶喝，人家必要下眼看待，輕則挨打受罵，重則受人家的凌虐。」愛姐說：「娘親不必囑咐，孩兒記下了。」錢婆見他母女難割難捨，嚎啕痛哭，說道：「大嬸子幸虧我還沒領他去賣，若領了去將他賣了，必然返悔，我就受了夾了。」龍氏止淚說道：「你言之差矣。我既令你將他領去賣，我焉有日後怨你之言？是我母女之情腸，離別囑咐他幾句。你領了去罷。」錢婆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愛姐跟我走罷。」

錢婆領定愛姐出了街門，心中歡喜，暗想：「這是我的財神到了。合該我賺他幾吊錢使用，將急荒就打過去了。」走在大街，拾起一根草棍，插在愛姐的髮髻上，領定愛姐進了東關門，遊走大街小巷，並無人問一聲。只熱的通身是汗，口乾喉燥，見眼前有一棵大柳樹，有許多的婦女在樹下乘涼，也有納鞋底子的，也有繡花的，也有洗衣的，也有哄小孩玩耍的。錢婆領著愛姐聚在樹下乘涼，向眾婦女閒談。